

彩繪作曲家系列-馬勒

此生此世

Composer's portrait- Gustav Mahler

A Life, A World

用指揮的鏡頭實地走訪馬勒創作的真實世界，絕無僅有的實境體驗！精選最精緻洗練的馬勒篇章帶你進入他最私密深情的世界…

2011年，馬勒逝世100年，我們決定用他畢生關心的生死大問來紀念他。【樂興之時】透過多元化的演出形式，破除觀者對傳統古典音樂會的刻板印象，人性化的切入角度為聽眾建構一道與作曲家的心靈和生命歷程直接溝通的橋樑；距離，被拉近了，理解，也就更完整而深刻，讓您身歷其境地進入這位天才作曲家的內心世界！

導聆口白、指揮/江靖波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女高音/詹怡嘉

2011/05/19(四) 19:30 國家音樂廳

主辦單位：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協辦單位：甘泉藝文沙龍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開心果專案贊助：財團法人立賢教育基金會

曲目 Program

馬勒:這是誰寫的小歌?(選自「少年魔號」)

Gustav Mahler: Wer hat dies Lied Liedlein Erdacht?(From 「Des Knaben Wunderhorn」)

女高音/詹怡嘉 Soprano/ Gigi Chan

江靖波 指揮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Conductor/ Ching-Po Chiang
Philharmonia Moments Musicaux

馬勒:G 大調第四號交響曲

Gustav Mahler: Symphony No.4 in G major

III. Ruhevoll,poco adagio 非常安靜地

IV. Sehr behaglich (Words from 「Des Knaben Wunderhorn」) 非常舒適地

女高音/詹怡嘉 Soprano/ Gigi Chan

江靖波 指揮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Conductor/ Ching-Po Chiang
Philharmonia Moments Musicaux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馬勒:世界同我失了聯繫(選自「五首呂克的詩」)

Gustav Mahler: 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From
「Ruckert-Lieder」)

女高音/詹怡嘉 Soprano/ Gigi Chan

江靖波 指揮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Conductor/ Ching-Po Chiang
Philharmonia Moments Musicaux

馬勒:D 大調第九號交響曲

Gustav Mahler: Symphony No.9 in D major Movement 1&4

I. Andante comodo 悠閒的行板

IV. Adagio 慢板

江靖波 指揮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Conductor/ Ching-Po Chiang
Philharmonia Moments Musicaux

《晚安 Good Night》

關於這場音樂會

By 江靖波

依然冷峭的初春，我在義大利多羅米特山區，馬勒寫他第九、大地之歌，以及未完成的第十的小木屋裡。一百五十步之遙，1908-09 那兩年暑假他同艾瑪及三架鋼琴旅居的客棧仍在，只是如今已然美輪美奐，改名叫做 Gustav Mahler Stube。我有點爆炸，心裡同時想著這複雜的、謎樣的、巨大的小個頭的一生、以及那一年因流產而憂鬱的艾瑪去到 Tölebad 散心卻搞上了 Gropius 乃至後者還因此來訪同馬勒攤牌的情境、以及第九的開頭。眼前的綠野緩坡，周遭是疏松林，背後不遠處是悚然千壑的多羅米特山脈，想像五十歲的馬勒接見年輕發亮的 Gropius，聽這不速之客這般熱切地表述對於艾瑪的渴求同契合，然後他安靜地送客，默默地回到木屋繼續寫作，心裡只剩對生命及美的無盡眷戀。

許多年前，馬勒在寫給馬夏爾克的信上提到關於他那冠名”復活”的第二交響曲：「我把第一樂章命名為”葬禮”...是想把我的 D 大調交響曲(指第一號”巨人”)的英雄帶到墳墓。...同時有個很大的問題，你為什麼出生呢？你為什麼要受苦呢？一切不就是無可奈何的，恐怖的作弄嗎？倘若我們非得生存下去的話，不！要是我們非去死不可的話，我們就必須面對這些問題... 至於我，是用終樂章來表出這個答覆的人... 於是不得不返回錯綜複雜的人生時，屢屢會引起的，是永無止境地搖晃，從無一刻停止的，而且也無從了解的營生。對你來說是恐怖的事，所以它就宛如在照得通明的舞池中之人波，你只是在黑暗中窺視那種情境，卻因為離得過遠，而無法聽到那裏的音樂！那個時候，你的人生變得毫無意義，變成了恐怖的妖怪！」之後，馬勒果然以”Urlicht 原光”銜接終樂章，告訴我們他在彼階段對於其所自行提出的大哉問之史詩般壯闊的浪漫期許。

馬勒曾說: Ein Sinfonie, ein Welt – 一首交響曲，一個世界。何況他的生命如斯豐富，他的心靈如斯剝離卻又層層相疊。「此生此世」-要在一場音樂會中道盡馬勒種種是怎樣的一種奢求。我同樂興夥伴及詹怡嘉嘗試的，是從他早期靈感泉源的「少年魔號」，帶進揉合民歌、大自然、摯情及對天國爛漫想望的第四交響

曲；再帶到極為深刻呈現其立於天地之間之”being”的獨吟「世界同我失了聯繫」；最終帶到千山我獨行的訣世之筆：第九交響曲，也就是王維”送別”所云之「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大地之歌」終曲）的風景。
盼你喜歡。

樂曲解說

「是誰寫了這首小歌？」

「少年魔號」係由 Achim von Arnim 以及 Clemens Brentano 共同蒐集發行，是一套集結了中世紀的傳說、吟遊詩人、殘酷怪異的宗教戰爭、騎士的武功冒險、對天國的臆測等等的民謠詩集；既是愛的也是冷冽的，既是寫實的又是荒誕的，既是青春的卻又飽歷滄桑，無怪乎成為充滿想像力且極易跌入書中世界的馬勒如獲至寶的靈感泉源。試想：被神放逐的人、在地獄受罪的人、被槍斃的逃兵、裊裊卻又會喃喃自語的幽靈阿飄、挨餓受凍的窮苦人，這些題材對馬勒這愛探生死的，悲觀的人道主義者是多麼就手啊！”是誰寫了這首小歌？三隻鵝把它從水的另一頭帶了來，兩隻灰的一隻白的，如果你不會唱這首歌，牠們便用口哨吹給你聽！”我們今晚的節目便由這首輕軟俏皮的小歌揭開序幕。

Wer hat Liedlein erdacht 這是誰寫的小歌？(出自詩集「少年魔號」)

Dort oben am Berg	山頂那邊
In dem hohen Haus, in dem Haus!	一間大房子，大房子！
Da gukket ein fein's lieb's Mäd'el heraus!	有位可愛的女孩正往外瞧！
Es ist nicht dort daheime!	這不是她的家，
Es ist nicht dort daheime!	她並不住在這裡，
Es ist des Wirts sein Töchterlein!	她是旅店主人的小女兒！
Es wohnt auf grüner Heide.	住在綠油油的原野上。

"Mein Herzle ist wund,	「我的心受傷
komm Schätzle mach's gesund!	快來 使我康復！

Dein' schwarzbraune Äuglein, die haben mich 妳深棕色的眼眸傷了我！
vertwundet!
Dein rosiger Mund 但妳玫瑰般的嘴唇
Macht Herzen gesund. 就是最好的解藥。
Macht Jugend verständig, 可以使青春明智，
Macht Tote lebendig, 死人復活，
Macht Kranke gesund, ja gesund." 病人康復，對！使病人康復。」

Wer hat denn das schön schöne Liedlein erdacht? 是誰編出這首美麗的小歌啊？
Es haben's drei Gäns übers Wasser gebracht. 是三隻鵝 越過溪水帶過來的吧。
Zwei graue und eine weiße! 兩隻灰的 一隻白的！
Zwei graue und eine weiße! 兩隻灰鵝 一隻白鵝！
Und wer das Liedlein nicht singen kann, 有誰不會唱這首歌的，
Dem wollen sie es pfeifen. 他們用口哨 吹給你聽！
Ja! 呀！

第四號交響曲

馬勒於世紀末的 1899 年在奧地利中北部的 Bad Aussee 起草第四交響曲，並於隔年在麥爾尼格的作曲小屋完成之。我於今年三月到希臘客席指揮，演出結束後該樂團前任總監，一位七十多歲的奧國老紳士到後台來熱情致意，言談間老先生得知我五月要做馬勒專題並演第四他樂不可支，挽著我的手講了超過半小時馬勒如何在 Bad Aussee 得到創作第四的諸般靈感。原來，老先生來自那小鎮! 問... 他告訴我 Bad Aussee 有著如何獨特出色的民歌傳統，如何和鄰村截然不同，街坊們如何在進山裡工作相遇時以歌對談，並發展出以八度、五度、四度音程疊唱對方先前旋律的特殊 yodeling 技法，馬勒如何對之驚為天人並將此種類似奧干農的複音民歌寫入第四...等等。馬勒的前三首交響曲一首比一首長，一闕比一闕多一個樂章，並且編制愈來愈龐大。到了第四卻有如厲行節約一般，不僅大砍樂器編制，甚且縮短了篇幅，只有”短短”的五十四分鐘。不過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卻是洗練、潔淨、濃縮、民歌般樸素、有如室內樂般純粹且精緻的至情至性之歌。

第三樂章是馬勒認為自己的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首，也是理查史特勞斯的最愛。兩段主題在旨趣上是類似的，悠揚而清朗；隨著分化及變奏的發展，情境益發戲劇化，終至不可避免的鬥爭來臨。當這驚怖的，有如吶喊的鬥爭爆發開來時絕望瀰漫，我們瀕臨一種走投無路，莫非天國只是幻影，其實遙不可及？然而，就在此際，天外飛來一筆的 E 大調讓全體管弦樂以旱地拔蔥之勢騰空而起，雄偉地無以復加。這是決定性的剎那，正大光明使得天國的應許成為確據，並引入爛漫無旁鶩的第四樂章「天國的生活」。”在聖彼得寬大的眼神之下人們盡情跳舞，盡情歌詠；美酒溢出了酒杯，天使則烤著麵包。精美的佳餚，由聖馬爾姐的纖手做成...”這段選自「少年魔號」的歌詞以孩童的眼光描寫天國，充滿童趣，十足地理所當然。音樂行進過程間或有凡塵的干擾(例如其他樂章主題的突兀插入)但無法汙染攪擾孩童單純的相信。”在這個世間，沒有一種音樂能與我們的相比...”

作品就在撥雲見日的天藍色中悠然穩妥地達成目標，臻於天國。

Wir genießen die himmlischen Freuden 天國的生活

(aus “Des Knaben Wunderhorn”) (出自詩集「少年魔號」)

Wir genießen die himmlischen Freuden,	我們享受著天國的快樂，
Drum tun wir das Irdische meiden,	因此揚棄了塵世的一切，
Kein weltlich Getümmel	在天上聽不見一絲
Hört man nicht im Himmel,	世上的喧擾
Lebt alles in sanftester Ruh'.	置身於最溫柔的平安
In sanftester Ruh'.	最溫柔的平安裡。

Wir führen ein englisches Leben,	我們過著天使的生活，
Sind dennoch ganz lustig daneben.	而且是樂趣無窮，
Wir führen ein englisches Leben,	我們過著天使的生活，
Wir tanzen und springen,	我們手舞足蹈，
Wir hüpfen und singen,	我們邊唱邊跳，
Sankt Peter im Himmel sieht zu.	聖彼得就在天堂看著我們。

Johannes das Lämmlein auslasset,	聖約翰把羊隻放出柵欄，
Der Metzger Herodes drauf passet.	屠夫海洛德斯前來看管。
Wir führen ein geduldig's,	我們領著一隻耐心的，

Unschuldig's, geduldig's, 天真又耐心的
Ein liebliches Lämmlein zu Tod. 可愛小羊走向死亡。
Sankt Lucas den Ochsen tät schlachten 聖路卡斯屠宰了公牛，
Ohn' einig's Bedenken und Achten 不費心力 也沒有疑慮。
Der Wein kost' kein Heller 酒完全免費
Im himmlischen Keller, 都在天堂的地窖裡，
Die Englein, die backen das Brot. 而天使們 則烘焙麵包。

Gut' Kräuter von allerhand Arten, 各種各樣的上好香草，
Die wachsen im himmlischen Garten. 生長於天堂花園裡。
Gut' Spargel, Fisolen 有上好的蘆筍，菜豆，
Und was wir nur wollen! 及任何我們想要的東西！
Ganze Schüsseln voll sind uns berei. 碗盤滿溢地 為我們預備好了。
Gut Äpfel, gut' Birn' und gut' Trauben, 上好的蘋果，梨子和葡萄，
Die Gärtner, die alles erlauben. 園丁都任我們摘取。

Willst Rehbock, willst Hasen, 若想來點鹿肉、兔肉，
Auf offener Straßen sie laufen herbei. 牠們在大街上一路奔跑，
Sollt' ein Fasttag etwa kommen, 若逢齋日來臨，
Alle Fische gleich mit Freude angeschwommen. 游來陣陣歡欣的魚群。
Dort läuft schon Sankt Peter 那兒，聖彼得奔跑著
Mit Netz und mit Köder 拿著魚網和釣餌
Zum himmlischen Weiher hinein. 直向天國的魚塘。
Sankt Martha die Köchin muß sein. 聖瑪爾妲一定是那兒的廚娘。

Kein' Musik ist ja nicht auf Erden, 世上沒有其它音樂
Die uns'rer verglichen kann werden. 比得上我們的音樂。
Elftausend Jungfrauen zu tanzen sich trauen, 千萬少女 欣然前來舞蹈，
Sankt Ursula selbst dazu lacht. 連聖烏蘇拉 也開懷而笑。
Kein Musik ist ja nicht auf Erden, 世上沒有其它音樂
die unsrer verglichen kann werden. 比得上我們的音樂。
Cäcilia mit ihren Verwandten 西西莉亞和她的親戚
Sind treffliche Hofmusikanten. 都是卓越的宮廷樂師。
Die englischen Stimmen ermuntern die Sinnen, 天使般的歌聲 鼓舞了所有感官，
Daß alles für Freuden, 讓萬物因喜悅，
für Freuden erwacht! 因喜悅而甦醒！

「世界同我失了聯繫」

從第四之終曲「天國的生活」中無垠的天藍色演化臻於「大地之歌」乃至第九中那新生成的跡近東方的淡泊隱逸，馬勒歷練了第五的純粹交響曲式之探索的世界、第六的個人內心暗處以及宿命的探觸的世界、第七的對於調性大氣層的邊緣以及夢的世界的摸索，乃至第八之融揉全體人類之於外在世界，包括救贖之想望的一切關聯。這一切淬煉自創作歷程的智慧，加上這些年間疾風暴雨式的生命歷程，造就了我們今天之所以應該好好為其發聲的這些作品。事實上，馬勒的個性在後幾年也起了變化，從早年的暴君式不妥協，到後來的寬容溫暖(想像七歲的馬勒初當鋼琴小老師，學生彈錯一個音便呼巴掌之，同一個地方若重複錯誤便罰抄該處一百遍!)，我覺得關鍵是他在工作及同人的相處中逐漸將其受苦=犧牲=高貴=美的個人信念昇華到了一種具備基督心的包容及共感，以至於其作品之格局的幅員不斷擴大。如果說，這當中有些甚麼是始終如一，從未改變的話，或許還是他那 marginal man - 邊緣人 - 的自我感受。從他小時候醉心閱讀乃至可以完全活在想像世界中的避世傾向，到我們熟知他摺下的那句感慨”在奧地利我被看作波希米亞人，在德國我被看作奧地利人，在全世界我是猶太人；各處都勉強收留我，但都並不歡迎我”，到第九的 Burlesque 那撕裂人的、虎頭鏹喀嚟喀嚟清脆爽利響的外在世界，我想他這同世界脫軌、或被視之為陌生、或自覺被排斥、或害怕反被潑冷水的感受是挺堅定不移的。但是請你不要遽下斷語，認定他患了被迫害妄想。請你仔細聽他這首歌，聽他如何娓娓地說：“世界同我失了聯繫，它或許以為我已經不在了，但它若這麼想倒也沒錯... 我獨自安息在我的天空裡，我的愛裡，我的歌裡” ...

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 世界同我失了聯繫(出自「五首呂克的詩」)

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	世界同我失了聯繫，
Mit der ich sonst viele Zeit verdorben,	這個我曾浪擲無數光陰的世界，
Sie hat so lange nichts von mir vernommen,	已經許久沒有聽見我的聲音，
Sie mag wohl glauben, ich sei gestorben!	他們於是相信，我已經死去！
Es ist mir auch gar nichts daran gelegen,	我全然不在意，

Ob sie mich fuer gestorben halt.	它是否認為我已死亡。
Ich kann auch gar nichts sagen dagegen,	而我也完全無法否認，
Denn wirklich	因為確實
bin ich gestorben der Welt.	我在這個世界中死去。
Ich bin gestorben dem Weltgetuemmel,	我已從這喧囂騷亂的世界中死去，
Und ruh'	歇息在
in einem stillen Gebiet.	一片寧靜的國土。
Ich leb' allein	我獨自存活
in meinem Himmel,	在自己的天堂裡，
In meinem Lieben,	在自己的愛裡，
In meinem Lieben,	在自己的愛，
In meinem Lied.	和自己的歌裡。

第九交響曲

1910年9月12日，馬勒在慕尼黑首演指揮自己的第八交響曲「千人」。最後一個和絃結束的時候三千人的觀眾鼓掌喝采達半小時之久，合唱團當中的三百五十位小朋友朝他揮舞手中的白色樂譜撒嬌。這是馬勒職業生涯的巔峰，作為指揮和作曲家同時被毫無保留地歌頌擁戴。這時候，觀眾當中卻有人注意到，”那個人似乎不久就要離開人世了。你看他的眼神，並不像是一個勝利者邁向另一個勝利的眼神，卻彷彿是死神的手已經搭上他的肩膀...”

這是馬勒在歐洲的最後一場音樂會。隨即他便動身前往紐約履行六十五場演出的合約。聖誕節前不久，他染上了喉頭炎。雖然似乎治癒了一部份，但他卻每天都在鋼琴上彈「大地之歌」。1911年1月17日，馬勒在紐約指了自己的「第四交響曲」，而這也是他此生演出的最後一部自己的作品。2月10日，他開始發燒。隔天，他不顧醫生的勸告執意上台指揮布梭尼(Ferruccio Busoni 1866-1924)的「在母親的靈柩前男人唱的安眠歌」，卻在中場休息時已然不對勁了... 這，是馬勒生前最後的一場音樂會。三月，醫生發現馬勒罹患的不是一般的喉頭炎，而是連鎖球菌所引起的惡性喉頭炎，因此判定病人已入膏肓。可是這位病人不僅繼續計畫未來的事，甚至還同艾瑪高來高去地尋自己開心：“幸而你還年輕漂亮，我死了不怕你嫁不出去..照你看，嫁誰好呢？嗯..王大寶未免太沒趣了，李小明雖然一表人

才可惜風流成性... 我看還是跟我相好比較妥當！”而不久之後改嫁 Gropius，後來又變成 Franz Werfel 的妻子的艾瑪，當時”笑得濺出眼淚的程度...”。

四月，已經幾乎無法自己動彈的馬勒堅持不用擔架，同艾瑪上了一艘商船，從紐約回到歐洲。到了巴黎，細菌學家 Andre Chantemesse 把這位瘦得皮包骨的音樂家送到巴黎西郊努伊的療養院嘗試血清治療。到了這時候他還不懈地閱讀哲學的書，由於已無力托起厚重的書本，他只好把 von Hartmann 的「生命的問題」一頁一頁撕下來看。5 月 12 日下午五點多鐘，不願客死異鄉的馬勒被送上汽車，欲從努伊轉至巴黎東站搭火車回維也納。行進間竟與自布魯塞爾返國的法國軍隊迎面相錯。許是種命定的諷刺吧，送走馬勒的竟是他愛之賤之的軍樂。

這趟最後的旅程是漫長的。火車一進入德國境內，每一站都有聞風趕來的記者包圍車廂。到了維也納，月台封閉禁止外人出入為讓垂死的病人能不受打擾，逕送療養院。五日之後，他在榻上用唯一能動的指頭彷彿指揮著，不久之後喉頭吐出一聲”Mozart...”然後，與世長辭。人們遵照他的吩咐，葬禮從簡，不過群眾卻一直排到維也納北郊 Grinzing 的墓園。花籃花圈的致詞形形色色，有「荀貝格與弟子一同敬輓」，有「致第八交響曲的作曲者與指揮者」，有「國立歌劇院頂樓 --- 費加洛、費德里歐、崔斯坦敬輓」...等等。他自己的墓碑倒是簡潔得很，只有「Gustav Mahler」，旁邊葬的，就是小女兒瑪利亞。

講到瑪利亞，我覺得生死大問之於馬勒有待釐清。馬勒並不是恐懼死亡或以之為陰影揮之不去的人。他的兄弟姐妹中半數夭折事實上符合當時奧匈帝國新生兒 50% 的存活率。但是，同死亡的正面衝突在親愛的人身上發生的時候的巨大挫折感卻無疑影響了他的存在感乃至信仰。小他一歲的 Ernst 曾是他最心愛的弟弟，十三歲上得了白喉，馬勒悉心照顧他，成天講故事給他聽，卻還是沒能從死神手上搶回弟弟。Otto 是另一個心愛的弟弟，據馬勒說其音樂天份遠高於自己。馬勒全心全意提攜他，繳其學費顧其生活安排工作。這弟弟卻不僅不領情，還在二十二歲上舉槍轟掉了自己腦袋。然後，可憐的早夭的瑪利亞... 艾瑪事後怪責馬勒寫作「悼亡兒之歌」是神經病之舉徒招不祥，殊不知「悼亡兒之歌」實乃為其亡

弟而寫啊... 因此馬勒或許感覺命運粗暴，或許認為上帝太愛開玩笑，或許終致體會無常而親近了東方人文，但他絕不是個自憐自棄的悲觀主義者。我在讀第九的總譜乃至三月間實地處身馬勒寫作第九的木屋中時有一個深刻感受，後來竟在阿班貝爾格對未婚妻的話中得到共感並具體的印證：”我把馬勒的第九之總譜再好好看了一次。我發現它是表現：奇特地熱愛這個世間，以及平靜地生活，並且，在死神尚未襲擊之前，想好好地享受大自然所施予的東西之一種願望！誠然，原因是死神咄咄逼人之故。死亡，它普遍在一切事物上，在塵世的一切事物之夢的巔峰... 在洋溢著生命的痛快之中，死神卻以粗暴地無與倫比的態勢來臨”。

馬勒的三個作曲小屋孕育了他絕大多數的作品，從第一個在風光明媚的 Attersee 湖畔，到第二個在 Maiernigg 山上的密林中，到第三個雖處在義大利崢嶸的多羅米特山區(Toblach/Dobbiaco)卻面向和緩的綠色丘陵地，我看到一種心境從入世到隱遁到出世放下的映照。第九就是在 Toblach 完成的，其間馬勒被診出心室顫動、艾瑪小產並且和 Gropius 的韻事曝光、後者來訪和馬勒 Men’ s Talk、馬勒事後搭二十小時的火車去荷蘭 Leiden 會佛洛伊德... 我想，馬勒是在這裡斷了心脈。在那木屋裡，我的淚止不住地流。針對第九的理論性、分析性的書寫非常多，有興趣的朋友很容易自行取得。而我，請原諒我不願意再多說甚麼。就讓我同樂興夥伴，唱給你聽吧。

關於演出者

指揮/江靖波 **Conductor/ Ching-Po Chiang**

曾二度獲得台灣區音樂比賽小提琴優等第一名。1988 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光仁中學，旋以甄試主修最高分保送國立藝術學院。1990 年應美國著名小提琴教授 Professor Alice Schoenfeld 之邀，轉學至南加大攻讀小提琴演奏。1993 年取得學士學位；並考入極富盛名的南加大指揮研究所，成為指揮學界之泰斗 Professor Daniel Lewis 退休前所收之入室弟子，並為是年全美應試者中唯一受錄取者。1995 年取得指揮碩士學位，其間皆獲全額獎學金。1995 年夏，在波士頓交響樂團團員代表們推薦之下，受邀參加聲譽崇隆的壇格塢音樂節，並隨小澤征爾等名師研習指揮。1996 年返台之後各類演出頻繁，並創立【樂興之時】管絃樂團，2002 年 9 月更上層樓，在全球 186 位參賽者當中勇奪首屆「國際喬治·蕭堤爵士指揮大賽」第三名，並為晉級準決賽十二名參賽者當中唯一的亞洲人，為其『深耕台灣，進軍世界』的藝術理念和企圖心烙下明證。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的核心團員號稱「圓桌武士」，在江靖波的精神感召之下，各自在教學、室內樂的領域中持續擴散莫大影響力。此外，由江靖波和【樂興之時】的圓桌武士們共同創立、建構的全方位音樂教育暨推廣中心---【音樂理想國】亦已於 2002 年 12 月正式營運，其重視藝術全人教育的核心理念，將為不分年齡層的國人提供誠懇、優質的精神食糧。

國際方面，2007 年 6 月江靖波成為台灣首位受邀赴紐約卡內基廳指揮美國交響樂團之音樂家；隨後於 7 月率【樂興之時】遠征歐洲，獲歐洲媒體及義大利、德國六場觀眾全體起立致敬；返台後製作該年太魯閣音樂節，創下歷年觀眾最高滿意度及觀眾人數新高；2008 年跨界與當代傳奇劇場之吳興國及崑劇名角錢熠共同演出創新崑劇「夢蝶」，並入圍台新藝術獎。同年率【樂興之時】赴德國柏林擔任 Young Euro Classic 開幕音樂會之演出，以賴德和之新創作品及馬勒第五號交響曲獲得柏林聽眾起立致敬。9 月並遠赴外蒙古指揮當地歌劇院樂團及合唱團演出新創清唱劇，蒙古總統全程聆賞並於會後專程會晤指揮並表示感謝其為該國人民帶來無價的心靈寶藏。2009 年 5 月獲頒五四文藝獎章，並於 6 月應邀赴希臘客席指揮 Thessaloniki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12 月應邀赴以色列客席指揮以色列交響樂團(The Israel Symphony Orchestra Rishon LeZion, ISO)。2010 年-2010 年連續五度受邀赴希臘客席指揮 Thessaloniki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獲該團團員票選為十年內最受愛戴之指揮。2010 年 9 月應邀於威尼斯歌劇院之演出，以及 2011 年 1 月於義大利歌劇之都 Verona 之首次登台。

另外，江靖波也是極受重視的「結構絃樂四重奏」的小提琴手，東吳大學助理教授。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Philharmonia Moments Musicaux**

【樂興之時】是由蕭堤國際指揮大賽三獎得主江靖波指揮號召國內最優秀的年輕音樂家所組成的多元化古典樂團。成立之初便已受柏林愛樂首席、維也納愛樂首席的強力肯定。其演出實況錄音為美國茱莉亞音樂院教授選為指定教材，現場錄音更在丹麥、瑞典、挪威等地之古典音樂電台全程播出。無論在演出品質、製作創意、創作內涵乃至策劃執行，十二年來獲企業及樂壇的好評，可謂為古典樂界最有創見的新勢力！

【樂興之時】現有四個分工團：【樂興之時管絃樂團】、【樂興青年交響樂團】、【樂興圓桌武士】，以及【樂興之時女聲合唱團】分別追求定義精確的目標價值，並充份發揮其不同的屬性功能，在不同的層次、多樣化的場域散發著驚人的影響力。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重要事蹟簡列於後：

- 1998 由江靖波指揮創團
- 2000 擔任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音樂大使
- 2001 演奏版本榮任美國茱莉亞音樂院教授指定教材
- 2002 起榮獲文建會遴選為全國優良演藝代表並成為文建會扶植團隊迄今十年
- 2002 起傳唱貝九為台灣建立與世界祈福同步的年終祈福音樂會傳統
- 2002 現場錄音在北歐五國全程播出
- 2005 英國表演藝術雜誌專文報導
- 2005 起全球首團受阿巴多指揮邀請參訪瑞士琉森音樂節
- 2005 起獲台灣大哥大支持，成立台灣大哥大音樂大使絃樂四重奏赴偏遠地區做公益巡演
- 2007 全台首團獲義大利 Sinfilario Festival; Massa Carrara Festival; Palo Festival; 及德國 Open Air OPERA GALA 邀請演出
- 2007、2009-2010 年承辦太魯閣峽谷音樂節演出，一萬多名觀眾起立鼓掌並創下九年來觀眾滿意度新高
- 2008 獲 Young Euro Classic 音樂節邀請赴德國柏林開幕演出
- 2008-2010 應邀擔任台灣大哥大日月潭花火音樂會演出，二萬多名觀眾起立鼓掌創下日月潭觀眾歷史新高
- 2009 應邀演出台灣大哥大戶外音樂會”李泰祥與樂興之時交響夜”於桃園多功能園區演出
- 2009 為北海岸擘畫首屆"北海岸聽海音樂節"首創以輕古典取代流行搖滾樂團成為海岸音樂新主流
- 2010 應邀遠赴南非參加約翰尼斯堡音樂節 Arts Alive Festival，獲南非各界盛大歡迎
- 2011 應邀於阿里山對高岳車站演出”阿里山日出印象音樂會”

女高音/詹怡嘉 Soprano/ Gigi Chan

美國伊斯曼音樂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聲樂演唱碩士，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系聲樂組第一名畢業。目前詹怡嘉任教於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音樂系、台灣神學院音樂系研究所，以及光仁高中音樂班；擔任「樂興之時女聲合唱團」指揮及「樂興之時管絃樂團之音樂理想國」聲樂部分負責人；她是「聲樂家協會」理事，也是「聲樂家協會」定期刊物的編輯主筆，並自 2009 年起，擔任新眼光電視台古典音樂節目「發現生命新喜樂」的主持人，2011 年起擔任台北都會音樂電台 Bravo Fm 91.3 古典音樂節目《愛的故事》主持人。

女高音詹怡嘉的首張個人獨唱專輯《巴哈清唱劇》於 2005 年出版，此專輯並入圍 2006 年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音樂作品類「最佳演唱獎」。2007 年發行第二張獨唱專輯《我渴望你 Je te veux》，挑戰花腔女高音的經典曲目，在全台「星巴克咖啡店」造成兌換風潮。第三張獨唱專輯《旅行家》，於 2008 年由喜瑪拉雅唱片公司發行。2009 年發行第四張獨唱專輯《愛上義大利 innamorata dell'Italia》，2010 年第五張獨唱專輯《愛上義大利 II sempre più innamorata dell'Italia》，同樣由喜瑪拉雅唱片公司經銷發行。

詹怡嘉的音色純淨高貴，唱工細緻，是一位極具舞台魅力的聲樂家；回國的這些年來，已於國家演奏廳成功的演出 13 場個人獨唱會。今年 7 月 16 日即將推出回國以來的第 14 場個人獨唱會【歌不設限】，於華山藝文特區東三館舉行，當天並將發行第六張個人獨唱專輯《給我耶穌 Give me Jesus》，詹怡嘉以最純淨的歌聲，做出最美麗的信仰告白，敬請愛樂朋友期待。